

英雄精神永留故乡

郭 华



红色经典、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让人们记住了肖家镇。

作者李晓明笔下的肖家镇，便是他的故乡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肖张镇，华北平原上一个古老的集镇。夏秋之交，平原上的风依旧有些闷热，我和枣强县的几位朋友相约来到肖张镇。

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残酷的战争。抗战期间，只有900平方公里、20余万人口的枣强县，鬼子和汉奸修筑的炮楼和据点多达34处。

1942年9月，为了对坚持抗日活动的大王均村一带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庄上部第四十一师团和枣强县伪军将周围村庄的百姓集中到大王均进行拷打、虐杀，一次杀害3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王均惨案”。

为了抗击侵略者，一批又一批八路军将士血洒疆场。1943年一年间，我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易良品，3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八路军将领，先后牺牲在枣强的土地上。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说，平原上天天都有枪声，如果偶尔有一天没有枪声，那就是在酝酿更加激烈的枪声。作为亲历了抗战全过程的李晓明，更不会忘记平原上的枪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战题材的小说作者，大致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抗战中以笔作刀枪的文艺战士，一种是领导实际工作的干部，李晓明就是后面这一种。他于1938年2月进入八路军东进纵队政训学校学习并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冀南五地委青委书记兼青年营营长，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他开始担任枣北县委书记，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他随军南下，担任过河南省固始县委书记，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昌区委书记等职务。战争年代，李晓明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写小说，更没有刻意为此积累过素材。但是，那艰难的时光，那浴血的战斗，常常浮现在他眼前。1942年5月，他住在一个叫东青花的村子，一天黎明时分，村子遭到数百名日伪军的偷袭，他和县大队两个班的战士一起突围，敌人用20多挺机枪扫射，密集的子弹打得尘土飞扬。他和战士们

沉着应战，用长虫蜕皮的办法轮番后撤，在枪林弹雨中成功脱险。他还常常想起根据地的乡亲们，想起花园村的周老太太。抗战期间，老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无数的八路军指战员。

他想起枣强军民成功营救刘志坚将军的伏击战。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因为负伤在枣强被俘。我冀南新七旅二十团副团长楚大明，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率部在敌人押解刘志坚的路上设伏，不仅成功救出刘志坚，还打死打伤几十名日伪军，缴获机枪两挺，步枪70余支。最难忘的是那些在枪声中倒下的战友，比如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中共枣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李朝宗。1942年夏天，李朝宗在家养病时被鬼子包围，本来已经化妆逃出，但由于被人出卖，他被俘虏并遭到乱枪射击。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没想到敌人走后他又活了过来，并艰难地爬到一块西瓜地里，因为口渴向老乡讨了一块西瓜。这时候敌人又返回，不甘受辱又手无寸铁的李朝宗，把手中的西瓜皮向敌人砸去，恼羞成怒的敌人围着他一通乱刺。几天后，当家人找到他牺牲的确切地点时，现场只有烈士的一只鞋……每当想起这一切，李晓明心潮起伏，夜不成寐，他下决心把那难忘的战斗岁月写出来。几度寒暑，六易其稿，《平原枪声》终于在《收获》杂志发表，随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好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冀中根据地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文艺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人们耳熟能详的《平原烈火》《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都是写冀中抗战的。枣强县隶属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根据地，当年反映冀南抗战的长篇小说，只有《平原

枪声》，而这当中许多人物和故事的原型又都为人们所熟悉。所以，在冀南，特别是在李晓明的家乡反响尤其热烈，田间地头，茶余饭后，《平原枪声》是久盛不衰的话题。新世纪以来，肖张镇的党组织把《平原枪声》作为红色教育的载体，给人们传递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一定要把手乡建设好。那么多先辈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只有把手乡建设好，才能告慰先烈。

当地利用肖张镇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大力发展工业。2017年，衡水市和北京中关村丰台科技园、中关村领智中心合作，创建了坐落在肖张镇的“衡水创新港”，目前创新港已入驻企业32家。我们走进昊瑞坤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在产品展示区，5根一人多高、色彩缤纷的灯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电源接通，本就绚丽的灯柱更加流光溢彩。听了厂长介绍才知道，灯柱和旁边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市政用品，都是3D打印的，这是一对对超大尺寸3D打印智能制造技术进行成果转化的公司，拥有目前世界最大的工业级3D打印设备。他们用这台设备打印的大型雕塑“生命之花”，在衡水市旅发大会亮相之后，引得观众纷纷驻足。

出了创新港，穿过一片青纱帐，居然有一片碧波荡漾的荷塘。今天绿树掩映的肖张镇，已经找不到旧日的痕迹。在镇政府东侧，我们看到了一处红色的建筑。2019年，肖张镇建起了以《平原枪声》为主题的展览馆。去年，这里翻修扩建，正式命名为“平原枪声：枣强抗日战争印记”展览馆，现在已经开馆。展览从枣强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讲起，重点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缅怀一个个为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我们感悟着党的初心，眼前闪现出充满生机的平原、面貌一新的肖张镇，还有创新港中那3D打印的绚丽灯柱。我们可以告慰先烈，今天的肖张镇如你们所愿。

展览最后一部分是李晓明和《平原枪声》。这位抗战时期的县委书记和他的长篇小说，已经被枣强人民视作家乡的名片，依然在阅读，在传颂。在展览馆的留言簿上，我们看到一位将军的留言：平原枪声从未远去，英雄精神永留故乡。



盐上行

江 扬 (美国)

一片绿色的湖铺陈到远方。视野里绵延不绝的绿，绿得浓极了。时已暮夏，但那浓绿，却给人春深如海的感觉。原来雄伟的山，荒凉的地，都在绿湖中投下绿莹莹的倒影，就连我自己也在那閃閃绿湖之中了。

我站立的地方，是青海省察尔汗盐湖，世界第二大盐湖，它晶莹剔透，像无瑕翡翠躺在有着“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地。

既是盆地，四周果真高山耸立。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每一座山都始自那个遼远的时空。巍峨高峰的雪山，常年不断流向环绕其间的柴达木盆地。盆地中的湖水被猛烈的阳光一轮又一轮地蒸发，浓缩的都是精华。从此，察尔汗湖就有了盐湖的身份。

透过平静清澈的水面，看不到鱼虾游动；面向广袤无垠的天空，找不到鸟儿踪影。风中没有树木摆动花草摇曳，天地一片静寂。生命，似乎在这里停止。

难道上天关上一道门，必定会打开一扇窗？在部分生存条件被剥夺的同时，察尔汗盐湖却赋予了生命的其它资源。白天花的盐巴，里面含有钠、钾、钙、镁、硼、碘等多种矿物质。氯化钾生产出来的钾肥是“粮食中的粮食”。过亿吨的储存量，对于异常缺钾的国土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中国不再需要大量进口化肥，人民的粮食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你能想象600亿吨盐的资源是个什么概念？换算起来全世界数十亿人一起享用，也能吃上1000年。这种来自远古的恩赐，赋予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动力。远处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人们的视线几乎同时投向了那条铁路。铁路在苍

茫的天际下，极有气势地横亘绵延，车轮与钢轨的金属撞击声在旷野里回响。那就是建在盐湖上的青藏铁路。

朝着穿越“生命禁区”的天路，投去我敬畏的目光。盐碱肆虐地吹来，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咸咸的味道。所有留在盐湖的画面，都在风的诉说中一幅幅展开。

将近1400年前，肩负着“和亲”历史使命的文成公主，从长安跋涉而来，她的足音回荡在古西行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悲壮，随员和牲畜连连死亡，所携物资尽弃路途……历经2年多，才走到拉萨。

上世纪50年代，修建敦煌至格尔木公路的拓荒者顶着高原凛冽严寒的朔风，一路披荆斩棘，遇坡铲坡，见沟填沟，闯进了一望无际的察尔汗盐湖，却被溶洞拦住了前进的路。他们用钢钎插进硬硬的盐盖，下面竟聚集着探不到底的大小溶洞。没有石头，更没有沙土的盐湖，拿什么东西去填平这些溶洞呢？筑路师萌生出就地取材、用盐盖来填平这些溶洞的灵感。

现实兑现了灵感。盐盖用它强悍的承载能力，终于让这条世界上最“咸”的路——“万丈盐桥”像玉带一样穿过盐湖。后来的青藏铁路和钾肥生产基地都是直接修建在盐湖之上，不能不说是多么神奇的无缝对接。

来自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打着背包奔赴这片连一杯淡水、一捧黄土也要到几十公里外去取的盐湖边扎下帐篷。最原始的铁勺、铁耙、铁铲、铁锹，都是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穿上水靴蹬入盐池挖盐，土法上马生产出第一批钾肥，填补了中国没有钾肥生产的空白。

如今，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块块

丝路花雨

我的家安在长春30多年了。我与这座城市，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

说到长春的城市特征，老人们都会为你来段顺口溜儿：“大马路、四排树、圆广场、小别墅。”这里的“大马路”特指长春人民大街，路面宽阔，路两侧松树杨树勃然茂盛，大街向南延伸有多个圆形广场，小别墅则是指人民大街、东中华路等两侧的老式别墅建筑群。

人民大街是条百年老街，它是长春城的中轴线。这条大街从诞生的1907年算起到2023年，已走过116年的沧桑岁月。如今它所呈现的生机勃勃，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新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从呼伦贝尔草原小镇搬到东北大平原中部城市长春时，这座城市人口才200多万，城中平房多、高楼少，马路宽、松树多，有轨电车多、乘客少。

2001年，作为国家公务员，我分到了一套房子，但因资历尚浅，房子位置偏远，在西郊路万福街，离单位延安大街十余公里，可仍感幸运，这是我多年拼搏的“奖品”啊！

不承想时代发展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长春地处东北亚区域地理几何中心，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走向世界节点城市，地理、交通、资源、科技、教育等优势非常突出。长春抓住机遇，同周边邻国和欧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成效明显。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两横两纵”高架快速路先后建成，城市人口增长到400万、600万。我家搬到万福街的第二年，一个喜讯传来：市里要把距我家400米的西安苗圃，建成长春公园。

我见证了郊野变仙境的全程：公园中心新建一座“园标”式的拱穹圆顶青石塔，高耸入云，气派无比。百草园、芍药园、牡丹园、郁金香园纷纷落户。两座人造湖完工后，像一双灵动的眼睛，在阳光下五彩变幻，波光粼粼。在长春公园的引领下，汽车交易城建起来了，现代大型广场建起来了，新建的二号地铁开通了“万福街站”，西北面建成直通京沪的高铁长春西站站。昔日闹得到牛粪味儿的西郊街巷，20年间变得人潮涌动，变成绿色长廊。西郊路也改名皓月大路，万福街一带变成开发热点地段，至此长春城又向外延伸了百余里。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国庆节这天，一列55节满载110辆汽车的中欧班列（长春至汉堡）汽笛长鸣，驶出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一路向北向西，驶出满洲里国门，直奔德国汉堡。今年前三季，一汽集团的新能源车和红旗、奔腾等车型，在国际市场热销。目前，长春已发运中欧班列21列，承运货物2200标箱，其中一汽各型车辆2338辆，总货值约4.23亿元人民币。

今年10月，正好是女儿留法归国入职一汽集团的第十个年头。精通英法两种外语的她，从最基础的汽车知识学起，从最简单的统计报

正午的长春

陈晓雷

表干起，一直干到电脑工程师，成长为精通业务的骨干。

城市如列车飞驰，内燃机车取代蒸汽机车，高铁取代内燃机车，时代在高速发展。女儿归国工作第二年，就以“工业污染少，空气环境好，安心养老佳”为由，为年事渐高的我们，在城南临近伊通河的一个小区购置一套精装修房。这处新宅，东临伊通河，北接长春世界雕塑公园，西近人民大街、省图书馆，地理位置极好。为父母者自然欣悦。

很快，我家迎来了第二次好运：新宅购置不足两年，即2016年，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启动。这条长春的母亲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流经市区百余里，围绕此河建设的“百里生态长廊”工程，就在我家小区东侧河段，在伊通河大桥至南四环彩虹桥河畔展开。

3年后，伊通河如一条碧蓝大江，系于城市腰间，长春像盛年的母亲格外妩媚起来。2018年秋天，我家人住距伊通河300米的新宅。此时，这条古运河两岸已新建成工业轨迹公园、渔航文化公园、南溪湿地公园等多座公园，我家新宅门前就是无比美丽的南溪湿地公园，现在这一带已成长春市著名风景区。

伊通河生态带建设为长春发展助力，轻轨、地铁、城际铁路等多条干线陆续建成后，长春面积比30年前扩大了三至五倍，城市人口直抵千万。

我家安在伊通河畔，已五度春秋。河畔南溪湿地公园侧翼居民小区的生活，处处弥漫着安逸、和谐的气息。当我在河堤漫步，岸上的绿地、树林、楼房、场馆，河畔的花园、岛屿、帆船等景观，似乎把我引入童话世界。初秋时节，河畔与楼舍间，枫丛与道路间，萦绕着一缕缕浓浓的诗意。

我于河畔眺望，一条条通向住宅区的曲幽小径，恰似无数条河流在自家门前流过，小路两侧是披金的白杨树、白桦树，伴风绽笑的小枫树、大枫树，还有频频向路人施礼的梧桐树，这众多的树，像亲朋好友组成的新婚迎亲队伍，满蓄喜悦，岸上那些福意满满的家园，皆散发着快把新娘娶回家的热闹劲儿、欢喜气儿。

我的家乡长春如正午的太阳，未来会更灿烂。



走沧州

徐 迅

“沧”总与“沧桑”连缀在一起。我说沧州饱经沧桑，有沧桑之感，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毕竟《水浒传》上写林冲就是发配到了沧州。但由此认为沧州的沧桑感是由《水浒传》这部小说带来的，其实未必。也许还恰恰相反，是因为“沧州”二字的沧桑况味，才使施耐庵在小说里将林冲发配到沧州，从而演绎出一曲风雪山神庙的故事。

但沧州又分明是历尽了沧桑。我们说沧州临渤海，而成沧州之州。说“燕赵大地，侠义雄风”“沧海之州，武健泱泱”，甚至“鏖不喊沧”，凡此种种不禁有“沧海一声笑”的味道。六合拳、迷踪拳、孟村八卦拳、劈挂拳、杨氏太极拳、鹰爪翻子拳，还有戳脚、贾氏青萍剑、沙河藤牌阵，说起沧州人民的尚武任侠，这些拳脚功夫未尝不是一种沧桑所致？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这曲儿唱的不是戏曲，不是武术，而是杂技艺人。据《吴桥县志》记载，吴桥每逢佳节就“掌灯三日，放烟火，演杂技，士女喧阗，官不禁夜”。吴桥是沧州运河的南大门。“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可见吴桥杂技是多么火爆。

“条河两岸度春秋”。条河指的便是大运河。这首杂技“锣鼓”就深刻描绘了吴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冲州撞府、走南闯北、江湖卖艺的历史印痕。“水路即戏路”，戏剧上有这么一句俗语，这是因为很多戏曲演员都是经过水路冲州撞府“求衣觅食”的。显然，吴桥杂技也是通过水路传播开来的。这条水路就是他们的母亲河，是他们脚下的南运河。据载，沧州是中国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之一，境内河长216公里，占全长三分之二。它流经吴桥、东光、泊头、南皮、沧县、运河区、新华区、青县8个县区。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里却九曲十八弯，滋养着运河两岸，哺育了沧州人民，孕育出一种“灵动宛转、仗义豪爽”的沧州文化。这种文化因为有水的因子，不断地氤氲、漫溢，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沧州武术和杂技就是运河文化开出的两朵特别耀眼的花。特别

是吴桥杂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赢得了世界杂技之乡美誉，吴桥因此有“杂技艺术摇篮”之称。现在的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成为世界杂技界的一个重要活动。要说沧州沧桑，沧州的巨变，吴桥的杂技传奇显然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这是清代孙谔在京杭大运河乘船时写下的一首诗。这诗里当然也有着满腹沧桑，只不过这种沧桑似乎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意味。一船明月，是多么好的一个意境！诗人行走在大运河里，时节尽管是深秋，但看长河日落，红叶萧瑟，到了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的心里一定是透亮的、舒畅的……相隔几百年，我现在行走大运河，再看不到波光潋滟、水浪相激、舟楫林立、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场面，更看不到一艘艘让货物压得晃悠悠的舟船。大运河不走货运了，更多地是成了一条游览之河。我们坐一回游船，闲坐在舟或行走在岸。在那天上午，我看到了沧州人心目中的镇河之兽“铁狮子”，昂首怒目，张着巨盆大口，仰天而啸，显得苍壮、悲怆与壮阔。导游说，这只铁狮子曾吞吐过沧州的史文烟，承载着沧州千年的繁荣与辉煌，是沧州人心中的图腾。看两岸一座座生态公园，临河建有栈道、民俗建筑，遥遥相望的有“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三座仿古建筑。在运河岸边，我还看到许多人打拳、练剑，或跑步、快走、下棋、踢毽……各得其所，各得其乐。

沧州是一座临水而生、河海相济之城。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这样多水共治的地方，现在的货运更多是海运，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的海运。最大的海运码头就在沧州的黄骅港。第二天一早，他带我赶去了那里。到了黄骅港，远眺渤海，海面蔚蓝，港口正等待装货。今非昔比，这座装煤的港口却见不到一丝煤尘，而是一片树木葱茏，风和日丽，纤尘不染。要是有明月的夜晚，我想诗人一定会坐在这里生出“海上生明月”之感。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片风景优美的海岸，曾是沧州草木荒芜的一处盐碱滩涂。